

〔日〕西村寿行 著

毒蜘蛛

行动



(内蒙)新登字1号

毒蜘蛛行动

西村寿行 著

高福新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90千 插页: 2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7-204-01955-5/I·299 每册: 4.95元

内 容 介 绍

日本警视厅缉毒高手越智，在妻子由纪和外科大夫由布偷情的现场枪杀了由纪，打断了由布的右腿，因此被捕入狱。狱中获悉女儿含辱自杀，便决意追杀由布，报仇雪恨。他与同狱暴力团头子大道寺策划了越狱大爆炸，从此便拉开了追杀的序幕。

警方派最杰出的警官瓜生追捕逃走的越智。越智又依靠大道寺等两个暴力团的力量追杀由布，由布又得到了三个暴力团和武林高手的庇护，于是数者之间形成了连环的追杀圈。

追杀！从天空到陆地，从地下到海洋，从用古老的柔道飞镖到现代的武器弹药，无所不用其极。

追杀！由布逃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被称为魔鬼的越智，哪里就能听到魔鬼的脚步……一场场追捕搏杀，令人惊心动魄；一幕幕淫猥轮奸，令人目不忍视；暴力团的残忍、横流的人欲、残酷的世态又令人寒心彻骨。

从东京到北海道，处处林立着暴力和色欲的陷阱，陷阱的周围却长满了纯情的绿草、温馨的鲜花。大型寺命令爱妾阿紫为越智“服务”，阿紫渴求与越智同居，却得不到越智的爱；挚情美由用自己的酥胸肌体暖活了生命垂危的瓜生，并时时舍身相护；专门勾引别人妻女的由布无论逃到哪里都有女性陪伴，其中有为满足由布性欲的丑妇，也有与丈夫合谋寻求性刺激的女人，还有情窦初开的痴情少女。小说中既有恨的搏杀，也有爱的缠绵，有时刀光血影，有时又生死相助。生动的人物、怪异的故事、曲折的情节、紧张的节奏，催你舒卷，令你心弦紧扣，回味无穷。】

目 录

第一章	越 狱.....	1
第二章	毒蜘蛛.....	29
第三章	悄然袭来的魔鬼.....	55
第四章	鬼中之鬼.....	81
第五章	死亡之行.....	111
第六章	二天一流.....	152
第七章	激 战.....	178
第八章	天草滩.....	208
第九章	消失了的足音.....	235

第一章 越 狱

1

越智数正回想着报纸上关于因矿山产生出大量的亚砷类毒气而使整个村庄几乎毁灭的报道。附近的河面上飘浮着由于中毒而死去的鱼类；各种飞鸟跌落在地上；农家院落里的树木也不能出芽吐绿。

东京也与此相似。

他感到东京似乎也充满了毒气。虽然没有出现大批飞鸟死亡落地的现象，但人们却被相互间喷射出的“毒素”腐蚀了。越智已经出现了因这种“毒素”的侵蚀而出现的晚期症状。

越智的目光紧紧地投向拥挤不堪的人群。

这是一双暗中监视着毒品交易的眼睛。

贩毒和卖淫的“产业”是这所大城市的象征。毒品可以使肌体衰败，而卖淫业的盛行则可以使人颓废和空虚。

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们都交欢在一起。

“难道这是情欲吗？”越智在心里嘟哝着。

情欲可以产生猜疑，而猜疑则在无边无际的泥泞中追逐着男人和女人。猜疑是恶魔。然而人类还不能封闭住产生猜疑恶魔毒草的这一毒钵。

越智不禁在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白净的身体。

这个女人是妻子由纪。端庄的容貌和完整的身体在他的脑海中妖媚地蠕动着。

近两个月来，越智开始怀疑妻子的不贞。虽说他并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妻子有了外遇。

越智是警视厅搜查四课的警官。这不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职业，而是随时根据发生的情况追踪犯罪者的脚步的一种工作。

一天，他上午就回到了家里。刚刚上中学一年级的女儿珠树此时正是上学的时间。越智打算利用这一时机和妻子亲热一番才抽空回来的，然而妻子却不在家，这真令越智焦躁难忍。

于是，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在屋里静候着。

下午1点30分钟后由纪才回来。

他问由纪到哪里去了，妻子回答说去了新宿百货商店，但却掩饰不住那种十分狼狈和窘迫的神情。过后，越智也未再追究。可就在这时，萌生了对妻子的猜疑。

越智搂住了妻子和她求欢。刚刚30岁的由纪是那样地光洁柔嫩、楚楚动人。妻子虽说也产生了激情，但这种激情方式似乎与以往不同，越智双眼的光泽便暗淡下来。

妻子是 and 谁发生过那种事情了？也可能是去干妓女这一行当了。一定是去了专门为男人们寻欢作乐而开设的“幽会旅馆”了。如在那儿，她会被男人们搂着，让这些男人尽情地玩弄。

从此越智白天总往家里打电话，他常常隔10分钟便打一次。一到下午1点30分，妻子便来接电话，但越智马上就把电话挂上了，什么话也不说。于是，越智得出了一个结论：妻子在上午11点钟出门，回来的时间是下午1点半

钟。越智家住在世田谷区经堂。如果是女人的话，走到车站也就需20分钟。在这个车站的附近有一家“幽会旅馆”。妻子一定是去了那里，在那儿叫来饭菜，然后与某个男人偷情。下午1点左右再离开那家旅馆。一边使自己激情平静下来，一边往家走，到家时正好是下午1点30分。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令人销魂的场面，越智是不知道的。但是，不断袭来的这种猜疑，这种醋劲儿使得越智痛恨得咬牙切齿。

但又不便将此事交给私人侦探处理，因为此事是不宜张扬出去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外界人知道负责处理黑社会暴力团的搜查四课的警察，在为妻子外遇的事情煞费心机。

请假？对妻子说是上班走了，然后监视她？——越智并不是没有这样考虑过。但是，要突然闯入妻子和别人偷情的现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越智可不是个文质彬彬的绅士。猜疑心会使他变得越来越粗暴，报复心也会随之强烈起来。

他耽心自己会身败名裂。

无时无刻在他的脑海中也抹不掉妻子与别的男人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在扪心自问。

在这个时代，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会有不专一的时候。装作没看见还不行吗？越智对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在他心目中，妻子必须只归自己所有，与别的男人发生性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无论想什么，越智的脑子里总是在想着妻子是不是被别的男人搂抱了？想象着只属于他个人的妻子却和另一个男人作爱的情景。他不明白为什么对女人来说，对这种背叛丈夫的行径都那么心安理得呢？

越智在注视着这一切。

他虽然通过打电话弄清了妻子不在家的事实，但却不追问。他深知自己的性情，如果一旦他开始追问此事，那么结局肯定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当然，那不免要使用暴力的。

由于他性情耿直、固执，而常常不能做到夫妻性生活的和谐。

由纪在车站前和由布文人相会。

这会儿是中午12点过5分。由布使着眼色走着，由纪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随在后边，并不时地左顾右盼。

她知道已经被丈夫怀疑上了，像是定下来似的一到白天就有人打来电话。这是个无言的电话，只要由纪一接，对方就挂掉了。

她越发感到这肯定是丈夫打来的。

由纪胆怯了，于是她决定停止再和由布约会，但她的这个决心一再变动。

她无法忘却和由布的情爱。由布没有丈夫那么粗暴、鲁莽。由布身高而且容貌端正，他一抱起由纪来，由纪就感到他对她的真挚感情。

由纪进了“幽会旅馆”。

她静静地等着由布脱下她的衣服。然后他们手拉着手走进专供情人的浴池。他们互相搂抱着，亲吻着。

由布知道由纪的丈夫是搜查四课的警察。

由纪的独生女儿珠树因自行车事故造成了锁骨骨折。恰好被送到了由布工作的医院，并在由布工作的外科医治，由布也就因此认识了由纪。

由布对由纪的容貌垂涎欲滴，对他来说，这是个上等的

猎物。由布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别人的妻子作为猎取目标，这也是他未结婚的原由。由纪这个猎物终于按照由布设下的圈套顺从地投入他的怀中。由布天生乐观、善交，且又十分狡猾，一旦发现这种隐私被人觉察，他马上就会停止这一私通。

和由纪分手的时候也到了。

她的丈夫已经深信不疑了。与专门负责处理暴力团的警察搅和到一起那可是件麻烦事儿。他打算从今以后就中断和由纪的这场偷情的游戏。

这个人的丈夫是警察这一点是令人恐惧的。警察的性格通常都是举止粗暴，和女人干这种事情可就不在行了。

由布马上驱散了脑袋里这些胡思乱想。家花不如野花香，任何女人都一样，如果是个姑娘又是另一番风味。作为有夫之妇，要把其“丈夫”的影响抹杀掉——有的女人在和他作爱时随口就说出这种话来。当他听到这种话时，心中便涌现一种犯罪的阴影。还有的女人像是哭泣般地恳求，要他只要她自己。更有的女人会在这种激情下说出由布比她的丈夫更称心如意。

此时，由纪发出着欣快的呻吟声，蜷缩在房间里。

在经堂站前，越智数正和一位部下正在暗中监视着，看到了妻子的身影，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于是他要部下继续等在这里，而自己则尾随着妻子。

他的脚因一直等在这儿看着妻子走进了“幽会旅馆”而感到十分寒冷。尽管他感到浑身寒冷，但也不能离开这里。冻僵了的腿是不容易一下子缓过来的。

越智纹丝不动地矗立在那里。

他知道妻子正和那个男人偷情，但还一直没勇气进去看现场。

越智终于下了决心，沉着地走进了这家“幽会旅馆”。

他掏出了警察身份证让旅馆的负责人看了看，又命令这个人找出了钥匙。

于是，他接过钥匙。此时，他醒悟到要身败名裂了，心中充满了一股被压抑着的要去报复的激情。

越智推开了房门，他听到了妻子极度兴奋的呻吟声，他无言地站在房屋中间，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在这时，由纪突然用力把那个男人推开。

由纪从床边的镜子里看到了丈夫的身影。

“继续干！”越智用嘶哑的声音喝道。

他知道这个人是外科大夫由布，而由布和由纪则呆如木鸡瑟缩在那张圆形的床上。

“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再继续干，怎么样？！”说着，越智掏出了手枪。

“你，求求你，饶了我吧！”

“喂，由布！干还是不干？！”他无视妻子的哀求。

“就这个样子干？”由布看上去十分尴尬，苦笑着问道。

此时，由布完全丧失了让由纪倾心的神态，他完全被大义凛然而气愤已极的警察吓破了胆。由布悔恨万分。

越智又把枪管瞄向了赤裸着身体的妻子。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板机，子弹无情地射入了由纪的心脏，当场毙命。

从他进到这个房间的一刹那间，他就决定杀掉她。听到她的那种淫荡的声音，使他再也无法等下去了。除了杀掉她，再无别的解决办法了。

由布盯着被打死的由纪，决心听天由命了。

他站到了镜子的前面。越智走到了由布的面前，停了下来，然后用力将由布推到床上，让他和溅满鲜血的由纪躺在一起。此时，由布根本不想乞求饶命了。他的牙齿不停地打战，但越智并不打算杀死由布。上了这罪恶圈套的是他妻子。这可不是利用与丈夫性生活的间隙去满足自己过度的欲望的事情。

他把手枪又抵住了由布右腿的膝部，把剩下的五发子弹全部射了进去。

由布的膝盖成了碎片。

越智扔掉手枪，取出一支烟来。

顿时，他想起了女儿珠树，但没有想出什么主意。像要忘却似地，他干脆打消了这个念头。

听到枪声不到3分钟警察便赶到了现场。

2

报纸气愤已极地报道：

现任警察竟开枪杀死监视中的妻子

警察中的丑恶犯罪行为

进入妻子的偷情现场而发生的惨剧

电视节目，无线电广播也把这件事宣扬得全日本家喻户晓。

越智数正在北泽警察署的临时监狱里，看着这日益强烈的社会舆论。既然是警察，当然就不应当犯罪——这是一般常情；但这毕竟发生了。这不是职业问题，这只是一个男人杀死背叛自己的妻子的事情。凶器也不是问题所在，因为他的职业就允许他携带枪支，所以与犯罪分子使用匕首之类的

特意准备的凶器杀人又有所不同。

这个国家的报纸活像个歇斯底里的精神病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胡乱宣解着人类的伦理道德标准，但无论如何，这种非难总是不利于越智的。

胸有成竹，这是男子汉干事的标准。

他决不反悔！

受到起诉而被审判的日期是6月10日。

越智没有请辩护人，他不打算请人辩护。虽然按法律官方为其委派了律师，但越智拒绝与律师见面。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警察、检察官依据事实宣读文件，然后依据法律条款进行宣判好了。

4个月后判决下来了，双方对判决没有争议。

官方选定的律师什么事也没干就拿了一笔费用。

判处被告强制劳改10年零6个月

越智被告知了判决书的全文，他面不变色。

报纸对此不知是该说他大义凛然呢，还是该说他厚脸皮？报导中说，越智不提出上诉。

他被送到了千叶监狱。这所监狱囚禁的罪犯就是8年以上的长期服刑者。

越智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这是为了使他心情平静和习惯这里的情况以及熟悉劳动作业内容。

在千叶监狱，还关着早就希望把这个令暴力团头疼的越智数正也关押进来的一伙男人们。

第十四天，居住结束后，越智被转到了集体牢房。

20张草席大小的房间规定住9个人。如果是6个人的话就住在12张草席大小的房间里。越智被分在9个人一间

的房间里。他的铺在房间的墙角。房间内还设有厕所和洗漱间。木板地上铺着草席。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放在墙边。室内配给的唯一家具就是铜饭碗和存放个人东西的柜子。

越智默默地把自己的东西摆进了柜子里。

他随身带的东西也就是睡衣睡裤、替换的衣服、牙具、香皂、肥皂、手纸、筷子、毛巾和放着铅笔和笔记本的文具盒等等。

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将在这里渡过10年零6个月的监狱生活。当然，如果改造得好，狱方认为成了模范囚犯，还可允许减刑提前出狱。

越智希望能成为模范囚犯。

但是，在转到这间集体牢房的那天，这种念头就破灭了。

这里边住着一个叫健二的30岁左右的囚犯。这个健二悄悄地告诉他说，犯人当中的“干部”高志准备要好好收拾一下越智。

于是，他问健二什么是“干部”。

原来，在监狱里有一种“欺生”的不成文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不公开的。

内部共分为这么几个等级：商量员、头领、二头领、干部、中干部、士兵。在集体牢房和作业现场内要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大体上，“干部”以上的家伙支配所有“下属”的人。这些“下等”犯人不得违抗他们的意志。

如有违抗者，那将受到囚犯内部的集体私刑惩罚。

听到“高志”这个名字，越智回想起来了。这个人全名叫久里高志，是专门倒卖毒品并犯有3次前科的暴力团团员。4年前被越智逮捕送进了监狱。

“对我来这一套吗？！”越智会意地点了点头。

在监狱内如果发生了打架斗殴，不问青红皂白，打架双方都要受到斥责。如果事情闹大，就将受到加刑的处分，于是越智想做模范囚犯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因为有暴力团做背景，发生争执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决不能怯懦！越智下定了决心。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得干脆走下去！事到如今，恐怕当不成什么模范囚犯了，他对自己说道。

从入狱的第二天开始，越智就决定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指导下老老实实地出操、跑步。这是按狱规必须在统一规则和号令下进行的集体锻炼身体的训练活动，还有队列训练，其中有列队式和分列式，完全同军队一样。

越智默默地听从着指挥。

同屋的8个人没有为难越智这个第一次参加他们行列的“新生”。他们都以好奇的心情观看着这个专门对付暴力团的搜查四课的警察。

集合操练一结束，越智就被派去干活了。

监狱的活计分为生产作业、自营作业和职业训练3种。所谓生产作业，就是指使用全国统一使用的标准设备生产酱油、酱汤、服装、鞋袜和蔬菜的工作。

自营作业则是监狱内部要干的炊事、洗涤、搬运、清扫卫生、看病以及进行日常的维护监狱建筑和设施等管理性工作。

在监狱内还有印刷、制鞋、木工加工以至修理汽车的车间等等。

越智被分配于洗涤作业。

他开始劳动了。

他开始反思杀死了妻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是10年零6个月的代价。在这里，丝毫没有人类的尊严。

妻子求饶了，但他还是杀死了她，这也太过于冷酷了，越智承认了这一点。

早晨，随着看守一声“起床”的号令，全体犯人同时起床，叠好被子，然后赶快洗漱、上厕所，全部干完后，便规矩矩地坐好，等待点验。

这是十分清苦而单调的生活。干洗涤工作已经是第五天了。在吃中午饭时，越智等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午饭从中午12点开始，共40分钟时间。那天，午饭是面条和南瓜菜。当他正吃到一半时，站在他身后的一个人抓起了一把土扔进了他的面条里。

越智慢慢地回过头来。

一个如同相扑运动员身材的家伙在嘲笑着他，“好吃吧？新米，营养充分，吃吧！”

越智声音嘶哑地问道：“是吗？！”

越智一边点头，一边把饭碗抓在了手里。他猛地把面条碗朝这个家伙砸去，几乎是同时，他用手刀^①又狠狠地向这家伙的额头砍去。

这个巨大的汉子一声没吭地倒了下去。

周围观看的七、八个犯人顿时围了上来。

于是，越智干脆向这几个人左砍右挡，拼杀起来。脚也扫向对手，胜败在此一举。冲上来的人全都败下阵去。

从食堂那儿传来了呼叫声。

①将手掌做刀劈状——译者

只有同座的健二呆呆地站在旁边。他看得出越智功夫的确不一般。他身高体壮，训练有素。尤其是他一拳就将外号叫做“章鱼”的中级干部打倒在地的一招，决非寻常功夫。不一会儿便将包括“干部”文志在内的一伙人全部打翻在地。

健二用钦佩的目光看着越智。

后来，越智被看守人员强行拉走了，食堂内的犯人均吓得鸦雀无声。

越智受到狱内惩罚委员会的处罚。由于没出人命，决定给予了轻度处分。在禁闭室内单独关上2个月。其他的犯人也受到了禁止再与外界联系的处分。当然，也取消了外出作业，连图书馆等地方也不再允许去了。

这儿根本不问青红皂白。除了那个壮汉子以外还有4个人伤势较重，均被送进了狱内医务室，都给予禁闭2个月的处罚。

越智进了禁闭室。

如果出了人命，越智将又要受到杀人罪而再次被起诉。实际上，打不打死那个壮汉子，越智当时的确有所考虑。要干掉那人，对越智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他练习过空手道^①，在这方面，越智已达到了柔道四段的水平。如果越智从那个人的正面出拳，那人便会立即毙命。

越智入室后便开始打禅，他每日都在打禅中渡过。

他在考虑着女儿珠树的事情。杀了妻子之后，中学一年级的珠树没有来看过他。越智有一个哥哥，住在鹿儿岛萨摩

① 日本的一种功夫——译者

郡入来街。那是条非常冷清的大街。他在临时监狱的时候，这位兄长来看过他。因为他耽心女儿的事，便把哥哥叫来了。不幸的女儿，母亲被父亲杀死了。母亲是在“幽会旅馆”与别的男人偷情时被父亲开枪打死的。女儿在心灵上将能承受住这样的打击吗？想着想着，眼泪夺眶而出。

不应当杀掉妻子。

现在他开始后悔了，他是为了女儿而忏悔的。

他意识到，持续不断的猜疑逐渐增剧嫉妒心，而这种嫉妒心理驱使他杀了妻子。他觉得当时他变得近乎发疯了，除了开枪杀死妻子别无选择。

但这种一时的疯狂举动，却毁掉了女儿的前途，而且也毁掉了越智自己的一生。他今年才35岁，出狱后就45岁了。而在这之前，他的前途渺茫。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当时毁灭女儿和自己的一种破坏力，就是这么一种破坏力促使他开枪杀死了妻子。

3

大道寺公秀。

这个名字怎么看都很帅。可这个有着漂亮名字的人却是暴力团的组长。

大道寺是一种没有女人就无法生活的人，他想女人都想得发疯了。他要女人，要女人，——他从早到晚就是睡着时也在拼命地想要女人。

在监狱里是不能与女人同居的。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人不是没有女人就无法生存下去吗？对大道寺来说，女人是他维持生活最起码的必需品。